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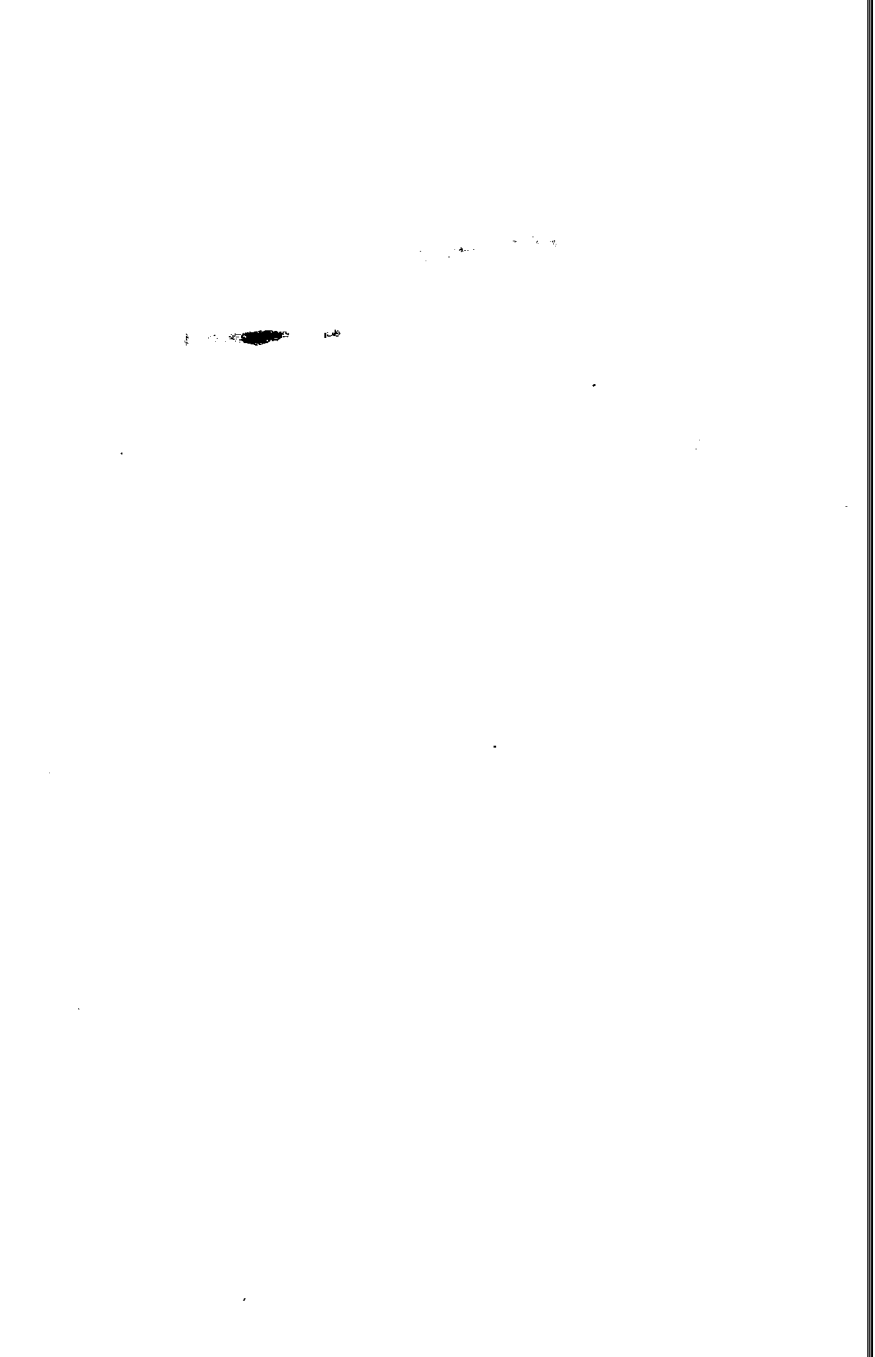
蘇聯文學叢書

蘇聯文藝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真正的人

波列伏依著 磊然譯

時代出版社



Борис Полевой

Повесть о настоящем человеке

Перевод Лэй Жань

Пекин



Шанхай

6-е изд.

本書根據原文版本：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ВС, 1950



• 蘇聯文藝叢書 •

眞正的人

著者 波列伏

翻譯者 磊然

插图作者 茹柯夫

出版者 時代出版社

上海(11)南京東路三七七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1949年6月初版(4,000冊)

1949年8月再版(16,000冊)

1952年6月重排三版(3,000冊)

1952年8月四版(6,000冊)

1952年9月修訂五版(5,200冊)

1952年11月六版(7,500冊)

• 時代出版社出版 •

青 年 近 衛 軍

法捷耶夫著 水 夫譯

(重排四版中)

日 日 夜 夜

西蒙諾夫著 磊 然譯

普 通 一 兵

茹爾巴著 金 人譯

不 屈 的 人 們

戈爾巴朵夫著 水 夫譯

暴 風 雨

愛倫堡著 羅稷南譯

我們這裏已是早晨

恰可夫斯基著 王民泉等譯

收 穫

格•尼古拉耶娃著 王民泉譯





✓
S. V. K. K.

鮑·波列伏依



本書主人公阿歷克賽・馬烈西葉夫。



阿歷克賽·馬烈西葉夫
和他的家庭。

目次

第一部	一
第二部	一五
第三部	三三
第四部	四三
後記	五三
關於作者	五七



部 一 第

星星還在放出銳利而寒冷的光輝，但是東方已經開始發白了。樹木逐漸從黑暗中現出來。忽然有一陣強勁的寒風掠過樹頂，森林立刻蘇醒了，清脆響亮地喧嘩起來。百年的古松用驚惶的、帶着嚙嚙聲的低語互相呼應了一陣，於是乾霜就帶着柔和的簌簌聲從被騷擾的樹枝上灑下來。

風像刮來時那樣突然靜止了。樹木重又冷得麻木而僵硬了。立刻可以聽得見破曉前林子裏種種的聲響：鄰近草地上羣狼貪婪的爭吵聲，狐狸小心的吠叫聲和醒來的啄木鳥的初次的、還沒有把握的啄木聲，這種聲音在林間的靜謐中那樣美妙悅耳地鳴響着，彷彿它啄的不是木質的樹幹，而是小提琴空心的琴身。

風又在松樹梢上濃密的針葉叢中猛烈地喧嘩了一陣。最後的星星在發白的天空上悄悄地熄滅了。天空本身變得更緊密了，縮小了。森林堅決地抖掉身上殘餘的夜的黑

暗，渾身蒼綠、威風凜凜地站了起來。看到松樹的鬚曲的樹梢和樅樹的尖頂怎樣成了紫紅色、後來又開始閃閃地發起光來，就可以猜測得出，太陽是昇上來了，而且這一天一定是晴朗、寒冷和清新的。

天大亮了。狼往密林裏去消化夜來的捕獲物，狐狸離開草地，在雪地上留下許多絹紗似的、狡猾地弄亂的足印。老森林開始均勻地、不住地喧嘩起來。祇有鳥兒的囁聲、啄木鳥的啄木聲、在樹枝中間穿梭似地飛來飛去的微帶黃色的山雀的快樂的啾鳴聲、以及櫻鳥的貪婪枯燥的嘎嘎聲，纔使這拖長的、驚惶憂鬱的、像柔和的波浪那樣起伏的響聲多了一點變化。

一隻喜鵲在赤楊枝上刷清了黑色的尖嘴，忽然偏着頭傾聽了一會，往下一蹲，準備要離開、飛去。樹枝驚惶地發出斷裂的響聲。有一個高大強壯的動物在不辨道路地穿過樹林。灌林開始發出劈啪的聲音，小松樹的樹頂開始擺盪起來，凍雪開始發出格吱格吱的聲音沉下去。喜鵲驚叫了一聲，展開那像翎毛似的尾巴，筆直飛去了。

從蒙着一層薄薄晨霜的針葉裏伸出了一個褐色的長臉，頭上生着一對沉重多癭杈的叉角。一雙吃驚的眼睛仔細看了看廣大的草地。粉紅色的、羚羊皮似的鼻孔痙攣地

抽動着，噴出驚惶呼吸的熱氣。

這隻老獐好像塑像似的在松林中呆住不動了。祇有背上長着一球球亂毛的皮在不佳地神經質地抽動着。牠的豎起的耳朵能捉住每一種響聲，牠的聽覺是那樣地敏銳，連蛀蟲在咬嚼松樹的聲音牠都可以聽得出。可是到了森林裏面，就連這雙尖銳的耳朵也是除掉一片鳥兒的啾鳴、啄木鳥的啄木聲和松樹頂均勻的和鳴之外，什麼都聽不見了。

聽覺放心了，但是嗅覺預告着危險。融雪的清新的香味裏攙雜着各種沖鼻的、難聞的、危險的、這座蒼鬱的森林裏一向沒有的氣味。這野獸的悲傷的黑眼睛在令人目眩的魚鱗似的凍雪上看見一個個黑色的人形。牠渾身緊張起來，動也不動，準備一下子跳進密林去。可是那些人並沒有動。他們密密地躺在雪地上，有些地方還互相交疊着。他們人數雖然很多，但是沒有一個人移動和破壞純潔的靜謐。旁邊有些陷在雪堆裏的什麼怪物高聳着。牠們也散發着沖鼻的、令人不安的氣味。

這隻獐站在森林邊緣上驚恐地斜看着，牠弄不明白，這一羣靜悄悄的、動也不動的、外表看來毫不危險的人到底是出了什麼事？

從上面來的一陣響聲吸引了牠的注意力。這野獸震顫了一下，牠背上的皮抽了一抽，後腿夾得更緊了。

然而這響聲也並不可怖。彷彿是幾隻金殼甲蟲在抽芽的白樺葉叢中盤旋着，發出嗡嗡的低音。在牠們的嗡嗡聲裏還常常攪雜着一種頻繁短促的軋軋聲，好像是沼澤裏的秧雞在傍晚時吱吱的啼聲。

這一羣甲蟲就在這裏。牠們在嚴寒的碧空中舞蹈着，翅膀閃閃地發出光輝。高處的秧雞一次又一次吱吱地啼叫着。有一隻甲蟲沒有收攏翅膀就往下衝。其餘的在碧空中又開始舞蹈起來。那野獸鬆弛了緊張的筋肉，走到草地上，眼睛斜睨着天空，把凍雪舐了一舐。突然又有一隻甲蟲離開在空中舞蹈的一羣，筆直往草地衝下來，在後面留下一條很好看的大尾巴。那甲蟲那樣迅速地變得愈來愈大，使這隻麋幾乎來不及跳進灌木，牠好像是一樣其大無比、比秋天突發的風暴更爲可怖的東西重重地撞在松樹頂上，又撲通一聲倒在地上，以至整個森林都低鳴和呻吟起來。回音越過飛快衝進密林的麋，在樹頂上疾馳過去。

回音沉陷在濃密的綠針葉裏。霜閃爍着，發着光輝，從那被跌下來的飛機撞斷的

樹梢上灑下來。拖長而有力的寂靜重又控制着森林。但是在這片寂靜中可以清晰地聽見：有人在呻吟，凍雪在熊的腳爪下發出重重的碎裂的聲音，這隻熊是被那陣不平常的低鳴聲和軋軋聲從森林裏驅趕到草原上來的。

這隻熊又大、又老、渾身毛茸茸的。臃腫的褐色的毛一小團一小團地聳簇在凹進去的腰部，又像冰柱似的從瘦瘠癆陷的臀部掛下來。這一帶地方從秋天起就烽火連天。戰事甚至侵入了這裏西部的密林，這地方，以前祇有守林人和獵人前來，而且也不常來。近處戰鬥的轟轟聲早在秋天就打破了熊的冬眠，把牠從穴裏轟了出來，所以現在牠又是饑餓又是兇狠，不肯安靜地在林中徘徊着。

熊停在森林邊緣上，停在那隻麋剛纔站過的地方。牠嗅了嗅麋留下來的、散發着鮮美氣味的足跡，抽動着癆陷的兩脇，開始沉重而貪婪地呼吸起來，一面側耳細聽了一會。麋走了，可是旁邊有一陣由一種有生命的、大概是一個軟弱的生物發出的聲音響了起來。這野獸頸上的茸毛豎了起來。牠拉長了臉。這時那種淒切的聲音又隱隱約約地從森林邊緣上傳過來了。

野獸用牠那柔軟的腳爪慢慢地小心地走着，朝那個動也不動的陷在雪裏的人形走

過去，腳爪底下乾燥而堅固的凍雪帶着尖脆的聲音陷下去……

飛行員阿歷克賽·密烈西葉夫陷入了雙重的『鐵鉗』裏。這是空戰中可能發生的最尷尬的情形。他所有的彈藥都射完了，實際上是手無寸鐵，四架德國飛機包圍了他，他們既不肯讓他逃脫，又不讓他離開航綫，却領着他往他們的飛機場飛去。

這一切的情形是這樣發生的。一組驅逐機在密烈西葉夫中尉的指揮下飛出去護送前去突襲敵人機場的『伊柳』^①。大胆的突擊進行得很順利。衝擊機，這些『飛行坦克』——步兵隊裏這樣稱呼它們——差不多是在松樹頂上滑過，偷偷地筆直向停着一排排巨大的『蓉克』運輸機的飛機場飛去。它們突然從鋸齒形的、暗藍色的森林後面鑽出來，在運輸機笨重的機身上掠過，用大砲和機關鎗把鉛和鋼傾注在它們身上，一